



兰花开了

本社編

3
67

目 录

兰花开了.....	丁 康 (1)
出診.....	董 堯 (5)
和好.....	董 堯 (7)
送貨下乡.....	屈松云 (10)
爱情.....	屈松云 (18)
营业员老李.....	屈松云 (26)
新嫂嫂.....	維 邦 (38)

兰 花 开 了

丁 康

仲偉朋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勤劳的小伙子。在沐阳县大沟社周围的村庄中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个个都夸他。一些老年人說：那孩子为人忠厚老实，干活象条小牯牛。青年們都願向他学习种田本領。

这样好的青年，总該有个勤劳美丽的姑娘爱他吧，事情却不然，偉朋的老婆張士兰和他結婚六年来一直对他很冷淡。

婚事的經過是这样的：在六年前的冬天，張士兰从六沟出嫁到偉朋家来，就在結婚那天，她从花轎里走进堂屋时，一看偉朋头戴青瓜帽，身穿老棉袍，分明是个庄稼汉，心就冷了半截，就此大睡三天，飯水不进，两眼哭的紅肿肿的。到九天“回門”后，只見去不見来，直到第二年受了娘家的催促才勉强回来。偉朋的母亲見媳妇回轉了，欢喜得很，特地把他們的新房从西头搬到东头，又放了一掛鞭炮，說是庆賀新禧重来。但长辈的期望和人們的祝賀，並沒有使士兰真正的轉变。她說：“搬也沒有用，一輩子也不和他在一起。”自己就独个儿在房中鋪一張小床睡了。

这样的别扭一直鬧了整六年。在这漫长的日子里，士兰对偉朋从沒有过一句好話，她一見偉朋就不高兴，有时还向偉

朋瞪着眼睛。她在家过日月摇摇盪盪很不扎实，十天四个庙头街至少赶两个；平常做飯滿大鍋，吃的沒有浪費的多；下起田来不是早退就是迟到，偉朋身上的衣服穿开了花，鞋穿得十个指头分了家，她从不去縫补。隣居勸她替偉朋縫縫，她說：“他配叫我替他縫衣服？”也有人不服气地反問她一句：“偉朋哪块蒜呵！”她則盛气凌人地冲撞人家：“再好也不过是滿脚丫牛屎、揸大鞭、扶犁梢的老土条。”背后，她常常露出一个願望：希望嫁个干部，当个干部家属，不干农业劳动。

尽管士兰对偉朋同床異夢，偉朋对她却仍然很好。庄邻們常悄悄地、同情地議論着：士兰是不会过偉朋家的日子了，离就离吧！也有人劝他：象你这样的好小伙子，还愁討不到老婆？算了吧！但忠厚的偉朋仍很誠懇地表示：我等着她，也許她会和我好的。他相信士兰对农业生产的錯誤看法总有改变的一天。

他們夫妻的不融洽，在全庄人的心里牽掛着。平时最喜歡偉朋的彭大奶把士兰比作兰花，常自言自語地嘮叨着：“兰花，兰花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呵！”

不久，全国农业发展綱要修正草案公佈了，农村里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，大沟社的农民也鼓足了干劲，訂出了粮食增产指标。

四十条綱要所指明的农村美好远景，象明灯一样照亮了大沟社人們的心，也照亮了張士兰的心，她开始在想：只要好好劳动，建設社会主义，农村生活也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她又想起这几年来，由于偉朋日夜勤勞，使得家中生活一年比一年

好，現在自己身上穿的是花衣，吃的是小麥……，想到這裡，自己覺得有些難過，整整六年來自己对偉朋從沒有過好臉色，自己又不好好勞動，可是人家總巴望着我和他好……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國家下放了一大批干部上山下鄉從事農業勞動。莊上四個脫產干部回來了；她平時最熱悉的區婦聯沈主任也回鄉了；接着隔壁的軍官家屬李大嫂也回鄉安家落戶參加農業勞動了，這些事她看在雙眼里，記在心里，還口口聲聲聽他們說什麼“實現四十條，建設新農村。”張士蘭的心也活起來了。

這幾天，偉朋的生產勁頭比從前更高了；每天天不亮下地，月亮掛得老高還見不到他的人影，總要士蘭趕到田頭去喊他，他才收拾好農具回來吃晚飯。漸漸地她对偉朋喜愛起來，但她不好意思表露出來。她想：偉朋真是個勞動好手，就是缺文化，現在社里已開始掃盲了，他將來一定是個文才武全的能手。她想着想着，不覺暗暗地笑了。

幾天後的一個夜晚，士蘭吃過晚飯刷清鍋，獨自蹲在鍋門口取暖，她一手搭在鍋頭上，一手拿着火叉，陷入沉思中。她從看到偉朋戴的青瓜帽想起，到換房、頂牛、脫產干部、家屬、下放、四十條……她終於想到：自己是個農家的姑娘，偉朋是個種田的行家，諺語說：“笆門對笆門，板門對板門”。那末農家女配種田郎不正是門當戶對嗎？她開始承認六年來不好好勞動，勤儉持家，成天往外跑等一系列錯誤，又想想偉朋却始終耐心等待她，這時，她不由地走到剛睡下的偉朋床前，問道：“你冷嗎？”偉朋第一次聽到士蘭這麼親切的口氣，感到分外

溫暖。

在近來的日子里，他們真象一對初婚的夫婦，親親熱熱，說不了笑不完，以前他們家裡的雜亂現象不見了，家裡已收拾得停停當當，說勞動，現時是有多少勁出多少勁，前些時大寒風也未擋住她去挖豐產溝的行動。在節約方面，也認真動腦筋了，以前烙餅刷糊的水都給豬吃，現在留作煮稀飯了。偉朋也比以前顯得更加利落了，身上的衣服已被她縫補得整齊齊、干干淨淨，干起活來就象猛虎下山，人家休息他還去拾草。有時候偉朋外出勞動，士蘭就坐在鍋門前等他到半夜。

士蘭和偉朋和好的消息，很快的傳遍全庄。五十多歲的彭大奶咧着沒牙的嘴笑着說：“開啦開啦，蘭花開啦！”庄上的青年人也都跑來找偉朋開玩笑：“恭賀新禧，祝你在‘自慰’戰中取得勝利。”

庄西頭的鍾明珍和袁樹青結婚剛兩月，也成天鬧意見，明珍嫌樹青是“老土條”，吵着要離婚，現在看到他們和好後，也轉變了態度，成了一雙和睦的小夫妻。大溝社的各個村莊上，也都是一片夫妻和好、勤勞生產的新氣象。

出 診

董 堯

这两天来我的心情十分激动，我的妻子玉芳已經請准了产假，馬上她就要作媽媽了。卫生所的同志們都到各农业社参加冬季生产去了，他們还每人带走个药箱。玉芳的产期临近，領導上决定我留在所里，一方面应付門診。閑下来也可以照顾玉芳一下。我不能不感謝領導上對我們的照顧。

喜日子终于来临了。这是一个毛毛細雨的夜晚，月亮虽被云遮住了，夜还不是黑的多么厉害。护士小刘就临时代理助产士；我呢，成了小刘的助理助产士了。卫生所是那么寂靜。突然有人哗哗地敲門。我出来打开了門，一个黑大个子闖了进来，喘息着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說：“大夫，您得去个人！咱社正在砌水粪塘，王兆彬一个不小心石头把脚砸烂了……”

我連忙說：“怎么不早来呀？”

“早知道会来請你不如不让他干啦。”

我往前走了走，認准他是火花社第三生产队副队长王祥，忙說：“你不是王队长嗎？下着雨的夜你們还干？”

王祥也有点无可奈何地說：“你叫我劝誰呀，自从討論了四十条，社員的勁头都象脫了韁繩的馬跑起来管什么也拦不住。別說啦，你快去吧！”临了，他还說：“我們生产正搞大跃进，你也快点吧。”

“出診！”這時我心中一驚，玉芳不是正生產嗎？我不能去；讓他到光明社去找王大夫吧。但轉而一想，不行！到王大夫那里還有七里路呀！這真叫我左右為難。我輕輕地把小劉叫了出來。

小劉聽了這個情況後，自告奮勇地說：“我去。一切都準備好了，玉芳可能不會難產，你照顧她一下吧！”

讓護士去行嗎？不行！這是責任，我說：“還是我去吧！”小劉說：“你不是向玉芳說過嗎；在她生產這一天，願作她忠實的勤務員嗎……”

“這個我可以解決。”我拉着小劉來到產房，玉芳還沒有臨產，從她表情看來，是多麼需要我在一邊陪伴呀。我走過來對她說：“芳，你不要過於激動，不會有什麼問題。”再說什麼呢？她會同意嗎？有了：“芳，炒米已經沒有了，我到供銷社去買一些。”玉芳看了我一眼，微微地點了點頭。我走出門來，王隊長正急的團團打轉。我拿着急救包就跟他奔向火花社……。

出診回來已經是東方發亮了，在宿舍的門外我不由地徘徊起來；我怎么對她說呢？玉芳就那個強性子，她會不怪我嗎？她是才生下孩子呀！我能作什麼解釋……。

我大着胆子走到房間里來，玉芳正面朝外睡着，她看到我來，連忙轉向里邊去。我的心立刻涼了下來。我坐在床邊上打算把詳細情況對她講一下。我還沒有張咀，她一伸手推了我一下子，然後說：“看不起我到我身邊幹什麼呀！出去吧！”我要解釋，可她又說：“說什麼呀！我拉你的腿啦，我影響你工

作啦……你买的炒米呢？”

“你没有看到农业社这两天生产忙，我怎么能……”我还没有说完，她抢着说：“你还讲什么？你还能不欺骗我，我天天说的话你全当作假的吗？”

我立刻感到自己错了，不是吗？玉芳前天就对我说：“你看农业社这个忙劲，为了实现四十条不分黑白的干，咱不能无动于衷呀！有病看病，没病看时，那怕去割一方土，抬一筐泥也好。”

我知道我做错了事，我应该向她说明，但我什么也说不出米。

和 好 董 亮

二哥和刘姐夫的纠纷，我们村上无人不担心，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也能引起骂仗。说起来因为啥，事情很平常：

二哥是三叔的儿子，刘姐夫是大爷（伯父）的女婿。大爷没有儿子，就一个闺女，按照老习惯这份“家当”应该由二哥领。事情就出在这上面；刘姐姐出嫁后，大爷、大娘都感到寂寞，把二哥要来吧。老俩口子还怕以后疼闺女有口舌，加上刘姐夫家生活也不好，一商议就把他们小俩口搬来了。二哥一看刘姐夫来了，心中就不高兴，整天比鸡骂狗的，刘姐姐是大娘把着长大的，哪儿能吃得下这碗“杂面”？二哥一黑，她就出

来鬧 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这个糾紛就結起来了。刘姐夫是个老实人，曾經几次要搬回去 大娘和刘姐姐都是頂着不肯搬。

这件事直到成立农业社还没了，两家住的只隔一道墙，一个要到东队，一个要到西队，为了不再鬧仗，社里也就同意了。可仍然是不和，去年春天，大娘有病，二哥都没过去看一看。

这里紧靠微山湖，是养猪的好地方，合作社成立的当年，一气就买了四十多个猪，一年的工夫光小猪就生了近二百头，县里看养猪有成績，还奖励两头“約克夏”公猪种。

社里猪多了，每个队分一窩喂养，說来又巧，东队社二哥当了养猪飼养員；西队社刘姐夫当了养猪飼养員。誰也沒有提出讓他們比賽，可是两头都暗自加起勁来了。大生小，小再生小，一年工夫每队都有六、七十头了。

农业发展綱要修正草案公佈后，社里訂出了发展毛猪的計劃，要求到一九五八年年底达到每户两头。规划一傳達，二哥和刘姐夫都向他們的生产队长表示能办到。

规划公佈后的当天晚上，二哥在猪圈里对着那隻快要生小猪的老母猪，又象往天一样地咕哝开了：“我給你多加把柴暖暖和和，多生小猪好早实现計劃。”刘姐夫也比往常加工了，猪圈門的漏洞全用柴草堵了起来 这么冷的夜总是两次三次来看看快要生育的大母猪。社員們盼小猪也象盼头生子一样，不少社員都为小猪准备好了窩呢！

月初，好日子盼到了，前后两天內两个队的母猪全生了，二哥喂的母猪生十六个，刘姐夫喂的母猪生十五个，真是喜人，社长振霖叔就說：“这两个飼养員真行，都是提前现实了計

划。”

可是，二哥喂的老母猪，在生下小猪的第二天就病倒了，畜牧兽医技术员给开了两种药，吃了也不顶事。前后三天，它竟死了。这件事对二哥来说，真是难过极了，每户两头猪呀！提前现实计划呀！啥都完了！更重要的是落在刘姐夫后面了，多伤心呀！

晚上社长来了，他亲切地对二哥说：“小二，别伤心，人还有当时的灾难哩，好好喂养活着的猪吧。”二哥没有讲什么，只是难过地垂着头。社长看了看这些还没有睁开眼的猪娃，长叹了一口气，就奔刘姐夫的猪圈走去。

刘姐夫正泥一把水一把的擦弄着小猪，社长看了看，又有意无意地说：“这些小猪和小二的差不多大，都满喜人……。”刘姐夫和往常一样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只是“哼”着。其实社长是有心事来的，那就是想叫刘姐夫的母猪给代奶，可是他一看刘姐夫这股劲，立刻又想起他们的纠纷，事情没提就走了。

刘姐夫把小猪摆弄好就回家去了。

二哥的母猪死了，刘姐夫知道，至于带奶的问题他却没有想到。和往常一样，回家后把袍子一脱，穿着棉襖、棉裤就睡倒了。也不知怎么的，总是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好像二哥的十几头小猪就在他身边叫。“小猪不能没有奶；缺奶的孩子不是可以找奶娘吗？”刘姐夫一粘轱坐了起来；但又一转念：不啻腔快十年了，怎么张口呀？他又睡了下去。可是小猪的问题怎么也不好推到脑子外去，而且，这些小猪全是社员的呀！

刘姐夫到二哥猪圈来的时候，都半夜了，星星密密的；夜

风刺骨。二哥正粗一阵、细一阵的喘着气。刘姐夫推开木栅门进去了，二哥只是抬一抬头，望了望他，没声响。

刘姐夫走到小猪跟前，扒了扒柴草，把小猪翻了翻。二哥一看刘姐夫摆弄小猪，跳了起来：“你干啥？你抱着不哭的孩子到这里来和我开玩笑？你看死的晚，摔呀，摔死完了你就数第一了？”刘姐夫呆呆的站了一阵子，然后说：“我是想吐俺那母猪带奶的。谁还能下那份狠心……。”

二哥一听怔住了，他两手垂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直到刘姐夫把小猪兜了出去，他才随后追着说：“刘姐夫，刘姐夫，我帮你送去。”

就这个称呼，也是十多年来第一次，而且又是在寒冬的深夜。……

三天后，他俩家院当中的隔墙就打通了。

送货下乡

屈松云

一

小俞昨夜一夜没睡好，心里着实气闷，睡着时脑子也滴溜滴溜转。天还没有亮，不知谁咳嗽了几声，又把他吵醒了。一醒来，烦人的心思又涌上心头。

他是供销合作社棉布部的营业员。昨晚开小组会检查他们十二月计划完成的情况时，发现半个月来只完成了四分之

一，这一下老李可抓住把柄了，怪小俞不该在当初坚持要把计划訂得那么高，要照他的“老規矩”，不是正好嗎？为了这事，两人吵咀已不是一次了。在前几天还吵过一次呢。那天，老李在剪布，但顧客揀来揀去总沒有中意的，最后拿了一块紅格子厂布問老李：“这块褪不褪色？”老李恐怕失去这笔交易，就輕輕地說：“不褪的”。顧客正要叫老李剪时，小俞竄了出来，对顧客說：“不，是要褪色的！”同时又对老李瞪了一眼，弄得老李臉上好不难堪。以后，在会上又批判了他一通，說他經營不老实、影响羣众对合作社的看法等等，一直到老李認錯，作了檢討才算結束。而这次訂計劃，业务組长偏偏又支持小俞，真使他气上加气。他一面走，一面狠狠地說：“哼！工作还不到三年，就爬上了天！小心別給我抓着錯……”

进入十二月，营业忽落。旺的时候，簡直使你忙不过身；清的时候，好象淡季。有时忙你一个早晨，有时晚飯前却来了許多顧客。小俞好象害了癱疾病，一忽儿高兴，一忽儿叹气；有时好象春天的雀儿到处跳着唱着，有时又好象热鍋上的螞蟥，急得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在部門內团团轉。

到昨晚一檢查，才發現計劃差得远。这下老李可高兴了，他冷冷地說：“有现实根据’的，計劃怎完成这样差啊？”把个平常会說会笑的小俞頂得出不了声。

老李看他臉色，当他这次一定心服了，就把經常說的那句話又拉了出来：“嘿，小俞！我告訴你，商店的营业不比工厂，工厂完不成計劃，好改进工具，或者加它一个班。这里是要靠別人走上門才行的呀，有一笔做一笔，你气力再大也沒有

用处。又不好硬拉人家。凭我的眼光，当初这三万元的计划……”

小俞听不进去，说声头痛先走了。他只听得背后老李隐隐约约的声音：“……现在完不成，甩手走了，真是腊月里的茶壶——独出只嘴……”

小俞躺在床上，气得几乎淌眼泪。他想这些人真落后，自己不动脑筋，还要挑人家眼……

现在想来，这些事又紧绕着他的心。他想着想着，忽然老李的那句“不能硬拉人家”的话，在他脑子里打了一转。他想，不能硬拉人家，那末是不是可以象百货烟纸一样的送上门呢？想到这里，他象发现了什么似的高兴起来。但是，当他想到布的花色繁多，又不能匹匹带上，它不比百货烟纸那样简单轻便；送下去的是否能中农民的意呢？……他再三考虑后，觉得不管怎样，这总是一个办法，比等客上门要好多了。想着，他就急忙爬起来，决定去找主任谈谈。

二

主任静静地听小俞讲完他的意见后，点着头说：“送货办法很好，你考虑什么时候开始呢？”

“今天就送”！

“你准备和谁一起下去？”

“最好和小张”。

“不！我看你还是和老李一起去”！

“他……”小俞万想不到主任会说这句话，他看着主任的

臉說“恐怕他不会同意吧”。

“他不同意，我找他談”。主任笑了笑說“可是，你自己思想上有沒有問題呢”？

小俞把头低下来，不吱声。

“一个共青团員不能自高自大”，主任严肃起来，“要知道，帮助一个同志提高認識，并不是輕而易举的，要互相尊重、互相團結，才能把工作做好。而最主要的还是應該严格要求自己，不应当瞧不起別人”。說到后来，他的語气又慢慢緩和过来，最后还笑着拍拍小俞的肩膀說：“小伙子，不要怕困难，正因为他說你光說空話，所以这次才叫他和你一起下去的，懂嗎？”

走出主任室，小俞起初还觉委屈，后来才渐渐开朗了。他暗暗下了决心：“这次送貨一定好好團結他。”

下午，两人送貨組开始工作。老李开調貨单，小俞負責复核。在船上，老李空着时，总喜欢悶坐在船头上猛猛地吸烟；而小俞空着时，又老是喜欢爬到仓里，高兴地摸摸这匹藍布，摸摸那匹綫呢的，心里感到无限的舒坦。

三

布摊在村子里一个民校門前摆好，小俞拿着話筒在滿村喊了一会儿，立刻圍滿了人。老李帶着惊奇的眼光忙着招呼，可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；慢慢的，看的人也少了。間或有一两个老太太来問問，也只剪几双鞋面布。小俞失望地收了摊子，一結賬，只卖了一百五十元。到船上，两人还是那样默默的相

对着。

“嘿，送货！这又不是百货烟纸”。老李咕嘟着，“香烟一个牌子一合，可布的花色块块不同，人家不嫌能要么？再说，谁知道他们有没有钱买呢？”

“李同志！”小俞心里不同意，可语气很柔和，“我看还行，至少对完成计划起点作用，便利了羣众”。

“便利羣众？说得倒好听。两个人，一条船，只卖一百五十元，算过这笔账么？”老李又瞪了他一眼，“本来这种事都是多出来的，照我当初的三……”小俞没有听完，上岸就走了。

岸上寒风呼呼的吹着，枯树枝上发出唰唰的声音。天上几棵稀稀落落的星星闪着微弱的光芒。小俞哈着气信步往村子里来。可是大多数人家都已熄了灯，只有远处一所大房子里，却还透着亮光。他好奇地走去，只听见里面有許多人在大声谈论什么。他走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个羣众会。

他在靠墙壁的凳上坐下来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看样子是农业社在安排生产计划。大家在热烈地讨论，连老头老太太们也热烈地发言。一会儿，主席宣布散会了，小俞忙站起来，大家这才注意到他，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你们的会议结束啦！”小俞搭讪着，“今天合作社送布下来，你们知道不？”

“知道啦！”有人答腔了。

“剪布的人怎么不多？”

“这要问你自己啦！”一个姑娘生气似的说，“尽是些黑布和蓝布，过五十年卖给我，我还不要哩！”

“花布也有啊！”

“还不就那么一匹！”姑娘撅着咀走了。

忽然一个农民抓住小俞問：“卡其有沒有？”

“有的。哦！沒有帶！”小俞尷尬地說。

“你們下次再來不？”这个农民睜大眼睛看着小俞。

“你上趟街，自己去揀揀多好！”

“生产忙喲，为了一件布料，丢掉一天的生产和十个工分，可不合算哩！”說罢，他也扭身走了。

小俞看到这些，心里好象想到了什么，連忙把他叫住道：“慢走，如果你要，我明天給你送来！”

这个农民回过身来，不相信地問：“真的嗎？”

“誰騙你！”小俞拍了一下胸脯，“要几尺？叫什么名字？我給記上！”說吧，摸出了日記本。

这一說，大家嚷开了。有的要带駱駝絨，有几个青年妇女忙跑回去拿花布布角，叫小俞配齐花式明天一起送来，小俞都一一記好，直忙到十一点鐘。

回到船时，船头上已結了一层薄薄的霜，风吹在身上，使他直打寒噤。他一看老李已經睡了，就沒惊动他，一面把自己的毛毯輕輕地給老李盖上。

四

第二天上午，小俞把賬单抄了一份給老李。老李一看，惊奇地說：“領这許多做什么？”小俞就高兴地告訴他昨夜下村子了解情况的事。老李听了冷笑說：“連藍布都买不起，倒要